

从城南走来——林海音传 (1) ◆ 夏祖丽

“回顾母亲的一生,是个动人难忘的经历。为母亲写传,意外地成为我省视生命的寻根之旅。踏遍台北城南和北京城南,母亲度过八十个岁月的人生,我像重活一次《城南旧事》里的英子,也重活一次自己。”

夏祖丽是林海音的女儿,日前她为母亲写的传《从城南走来——林海音传》由《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》推出,现摘取其中几段,以飨读者

自一九五七年起,林海音陆续在《联合报》、《文学杂志》发表了回忆北京童年的小说,这一系列小说后来结集成《城南旧事》,一九六〇年由台中光启出版社出版。比起同时代光启社出版的另两本畅销书——琦君的《烟愁》、张秀亚的《北窗下》,《城南旧事》的销路普通,只销了两版。一九六九年第三版起由林海音主持的“纯文学出版社”重排,继续印行。

《城南旧事》出版后一直没有引起太多注意,虽然有一些鉴赏者。由于台湾女作家的小说真正受到重视是在八十年代以后,而《城南旧事》出版在六十年代,当时短篇小说评论甚少,因此多年来,在台湾有关《城南旧事》完整的评论只有齐邦媛教授的一篇,这篇评论当初还是用英文写成,是她到国外讲学用的。

不逾越孩子的观察

《城南旧事》写的是二十年代,北京南城,一座四合院里,住着英子温暖乐和的一家,故事循着英子七岁到十三岁间发展,英子以一双好奇的眼睛,观看成人世界的悲欢离合。读者读了《城南旧事》,很自然地会把它视作一本自传体小说。林海音就是英子,英子就是林

海音;林海音创造了英子,英子也成就了林海音。对于有人把《城南旧事》列为自传体小说,林海音没有意见,但她表示文中所写的都是别人的故事,她和她的亲人不过是陪衬而已。她说:“读者别问我是真是假,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。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而神圣吗?”

《城南旧事》包括了五篇短篇小说,《惠安馆》、《我们看海去》、《兰姨娘》、《驴打滚儿》、《爸爸的花儿落了》,再加上前面的《冬阳·童年·骆驼队》。它们分开来是各自独立的故事,由于全书的故事在时间、空间、人物的造型、叙述的风格上全有连贯性,合起来可视为作者以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长篇小說。

把幼年的记忆以小说的体裁写出来,古今中外都有,如何能不超出孩子童稚的观察,不产生大人说孩子话或孩子说大人话的状况,写出一本动人的成人小说,并不容易。历史小说家高阳认为林海音以高超的技巧,剪裁往事;而非以成人的思想和情感,解释童年。林海音对于这一丝写得极严,也就是说,保持了完整的特殊观点,才呈现了纯粹的主观的客观,因此,传神之笔,美不胜收。

英子原是一个懵懂好奇的旁观者,看到她温暖的小世界后面,一个错综复杂悲惨的大世界。十三岁那年,英子的爸爸病故,她的童年随之结束,她的旁观者身份也至此结束。《城南旧事》的知音,齐邦媛教授认为,英子人生的段落切割得如此仓促,更衬托出无忧无虑童年欢乐短暂的可贵。童年是不易写的主题,因为儿童对人生的认识有限,童年回忆往往容易流于情感丰富但内容贫乏。但林海音由于选材和叙述有极高的契合,使她能够成功地写下她的童年且使之永恒。

马森教授以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与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做比较,他认为这两本书写得颇为成功,她们都对自己生长的地方和童年充满了真挚的怀念。两人都描写了那个时代妇女的命运,也看到了当时社会的缺陷,但并

不直接抨击;两人都在宽厚的心情中怀着对生活的无奈感。但林海音的笔调开朗而委婉,接近散文;萧红的文笔较为强劲浓烈,接近戏剧。马森说:“她们两位都为我们记录了一个失去的时代。……每一个时代迟早都是失去的时代,但有了敏感的作家,失去的时代的点点滴滴,就有幸可以保存下来。”

《城南旧事》里除了主角英子外,还有一个重要角色——宋妈。宋妈穿梭在《城南旧事》的五个故事里,她在书中比英子父母的比重还大。宋妈是林海音作品中表现女性意识最强烈的一个。描写宋妈的《驴打滚儿》被评论为全书最有力的一篇,也使这本书加添了多层的深度。全书在英子的欢乐和宋妈的悲苦之间,达到了平衡。

动人的语言及文字

北京,这个文化古都,曾是全中国语言最丰富的地方,每一个阶层的人所说的话都很能表现他们的身份、教育程度和思想。林海音自小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,再加上自己生长的家庭有多种语言,使她从小训练出一对敏感的耳朵。对语言的极度敏锐反映在她的文章中,也使得她的作品特别亲切,引人入胜。

看过林海音作品的人,大概都会同意,她最善写动作和声音。她的作品有一种自然的美感,与我们日常生活十分接近;往往是淡淡的几笔,写出感人至深的情景。评论者以“雅驯”来形容她活泼自然的文字。

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,多年来一直在做萧乾及林海音的研究。他说:“海涅曾经说过:‘一个伟大的作家,他的笔往往是超出他灵魂以外的东西!’林先生的《城南旧事》在读时觉得是不经意的小故事,但读后的震撼很大。让人觉得一个小故事怎么会给你这么大的激荡和震撼呢?她的写作技巧很自然,隐藏在不经意的、不自觉的、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文风里,这可以说是与林先生的性格为人,一脉相传。她很率真、很直接,给人一种家庭妇女的温暖感觉,就像她的文字,

与郭达克同时代

王唯铭



8.派克弄再次延伸:1918年的永安公司

1918年9月5日,气象表明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,上海秋天开始悄悄地迈出了它的脚步。那日,与一年前相似,南京路上再次万人空巷,与先施公司也就咫尺之遥,一街之隔的对面,又一幢对20世纪头10年的上海来说算得上“巨厦”的建筑凌空而起,它便是至今还遐邇闻名的永安公司。

如同先施一样,在永安6层的庞大立面上,你可以读到粗壮的牛腿、窗框上的雕刻山花、门洞两边的古希腊柱子,有时是爱奥尼,有时是科林斯,以及种种繁复缤纷的线脚,最后则是表征着新时到来的、带着铸铁栏杆的阳台,新时代气息不在阳台上,巴洛克时代也有阳台,而在铸铁的栏杆,钢铁与玻璃这两样材质将要逐渐地取代曾经的石头。

1917年的先施拥有5层楼面,1918年的永安拥有6层楼面,所不同的是,公和洋行的设计中,将第六层楼面放上了一个贯通的长阳台,这比后来的建筑奇才拉斯洛·郭达克在诺曼底公寓中的实践要整整早六年。

双方的楼顶,都有一个高高耸立的塔楼,也全都是巴洛克的风格。先施叫摩星塔,永安叫绮云阁,这是一个不同,另外一个不同的是,先施塔楼由方而圆,永安塔楼则是一方到底,但全都逐层收分,在1918年的南京路这一带,成为一个标志。

如同永安公司大楼在建筑学意义上与先施公司大楼有许多相似之处,那创建永安公司的郭乐,与创建先施公司的马应彪也有许多方面的重合。

他们两人全都来自珠江口外一处叫香山的偏僻岛屿。在19世纪中后期,全都仗着一腔热血而前往域外淘金。他们到达的地方又都是澳大利亚。在澳大利亚他们做的又是同一桩生意:在果栏中买卖水果,最主要的水果是香蕉。1902年,未来中国的两个商界巨子,在悉尼合办了同一家商号:生安泰公司。年龄相差有数十岁的两人,都在生安泰公司的经营中发迹。

当马应彪于1900年在香港开设了先施百货公司,七年之后,郭乐与他的兄弟郭泉,在香港也开设了永安百货公司,开张那日,皇后大道中167号前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,手拿开业请柬的马应彪,从自己的先施公司一路走到永安公司,他与郭氏兄弟握手道喜的那一刹那,历史没有记载他内心的真实想法,他预感到日后两人会在上海滩上演一番龙虎斗的大戏吗?

果然,也就八年之后,1915年7月,上海正是炎热的季节,那马应彪的先施工地正在紧张施工,但不远处之,南京路与浙江路口,来了两个身着白马褂的年轻人,一人站路北,一人站路南,从清晨起一直站到深夜戏院散场干净,他们每对身边走过的任何一个人,都会往自己手提的袋子里放进一粒豆子,这豆子代表的便是每个路人。几天下来,坐在日升茶楼内的郭氏兄弟,基本清楚了南北人流的差异,郭氏兄弟便相互击掌,拍板决定永安大楼坐南朝北,就造在先施公司的对面!

开张不出20天,郭乐的永安公司创造的业绩着实炫目:从香港采购而来的一万多种货品,原先准备用于一个季度销售,却在20天中销售一空。此等盛况,别说是惠罗为首的四大洋公司,即使马应彪的先施也只能自叹不如。

1915年,当先施获悉永安也与哈同谈起了地块,并且有可能建造6层高楼,便要德和洋行将方案立马改动,由原先的5层改为6层,先施岂能让他人时刻俯视?永安得知这一情况,针锋相对地立即让公和洋行将设计图在顶层加上了巴洛克风格的“绮云阁”。那先施,不依不饶,亦在顶层加上了“摩星塔”。

当先施在百货公司中率先推出女售货员这一招后,永安加以拷贝,甚至变本加厉,把相貌出众的女店员,比如销售康克令金笔的康克令小姐当作明星般地宣传,作为销售中的一种策略,不得不赞叹郭乐的精明。

永安又不止百货这一条路经。说到永安副业,首提便是天韵楼。那是一个综合性的游戏场,里面有小剧场,有电影院,有饮冰处。上海市民,只需花上一两角,便能够玩乐一天,甚是便宜。而站在天韵楼里,又能近看南京路,远眺黄浦江,此等景致,让市民着实喜欢。而在1918年的深冬时候,永安开张不到一个季节,一个叫郭达克的匈牙利人,筋疲力尽地来到上海。

27.钻戒无光

清晨,在一家中型的食品超市里,宋春花拎着购物袋在买菜,当她拿起最后一把芹菜时,与另一妇女发生了争夺。她定睛一看,连忙说:“哇,原来是你呀,黄太太……你要就让你吧。”

“碰巧了,宋老板……你让给我?那就谢谢你了。”黄玄兴的妻子林燕抱歉地说。

“今天你怎么在这里买菜?”

林燕委屈地回答:“你是不晓得的,我住娘家,已经半个月了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呀?你俩吵架了?”宋春花追问。

“我哪有心思跟他吵!他当他的副总,攀不上就不攀……谁怕谁!”“你知道吗?他现在可厉害了,最近马上要出国啦。”

“真的?这我可不知道……”林燕咬了咬下嘴唇问,“与谁一起去?”

宋春花回答:“据我所知,有集团的施总,还有酒店的彭晓芬以及新提拔的西餐厅经理——沈红珍。”林燕一听,有些恼怒:“好!精心的策划、有意的安排,二对二……”她沉默一会,又开口说,“就是让他们去鬼混吧……对我来说,现在是在求之不得……谢谢你,告诉我这些,再见了……”说完就急切地走了。

宋春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,睁眼望着林燕离去的背影,“嘿……”哑笑一声,自言自语起来,“好戏还在后头啊。”

周松明四人选择新加坡和马尔代夫作为考察与旅游的目的地,一方面是这两个国家的酒店建筑和客源开发有特点,另一方面是比较适应他们新婚旅游。由于时间紧迫,不能等待目的地相关单位书面邀请,他们只得参加相关旅行社的自由行,尽量减少办理出境的手续和时间。

胡佳在韩根宝和乔雅陪同下,通过熟人的联系,经过东海市的一家妇产科医院再次检查后,一同来到胡佳的娘家。乔雅暗示胡佳与韩根宝进卧室回避,自己则同胡佳的父母说话。

在国际名品商城的一家水果吧的门口,刚买了一只新型旅行皮箱的黄玄兴与沈红

珍,坐在休闲椅上喝着果汁。黄玄兴,这次出国全靠你在支撑,对我来说,梦想快要成真啦,你不愧为一个好男人!”沈红珍嗲声嗲气地说。

黄玄兴含情脉脉地望着沈红珍说:“出国,有你这样的女人相伴,我好像在做美梦——去天国神游。”

沈红珍有意地将本来就高耸的胸脯在黄玄兴眼前挺了挺,故意装着委屈地说:“出国是好事,但我俩的事,总有一天要暴露的……”她停顿一会,带着一些抽泣说,“要是暴露了……让我怎么做人呀?我还是未婚的……清白的女人……”说完竟然落下了眼泪,又凝视着黄玄兴说,“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,我宁可放弃这次出国考察。”

这下弄得黄玄兴紧张起来,心想:搞不好这块到手的肥肉一滑掉,美好的愿望就成了泡影。他一下握着沈红珍的手,认真地说:“珍珍,你一百个放心,反正现在我与林燕已经分居,等这次出国回来,马上离婚,我们就去登记,让你堂堂正正做我老婆!”

沈红珍抿嘴笑了,接着又逼问:“男人说话要算数,用什么保证?”

这一逼,让黄玄兴大方起来:“我用钻石来保证,晚饭前给你买一克拉大的钻戒!”

“好!我相信你……”沈红珍满意地点点头。“那今晚你就在我家过夜吧……”黄玄兴的小眼睛里闪烁着欲火。

黄玄兴坐在客厅的摇椅上,悠闲地喝着红葡萄酒……这摇椅的位置,摆放得很特别,正好直对着淋浴间。虽然淋浴间的门被关上,但在磨砂玻璃上,还是显现了“胖妹”那影影绰绰的身影……瞬间他站起身来,又倒了一杯红酒,来到淋浴间,“啪”地一下拉开门:“来!宝贝,你也来一杯……喝完我们就开始……”

沈红珍没有一点羞涩,相当大胆地一口把这杯酒一饮而尽。黄玄兴又抢过酒杯,使劲一扔,“砰”的一声砸在客厅的墙上。遗憾的是:在淋浴间弥漫的雾气中,沈红珍那无名指上新买的一克拉钻戒,已经失去原有的光泽。

石库门酒店



范湖龙